

杂忆与杂写

一九三三——一九九一



楊 絳

老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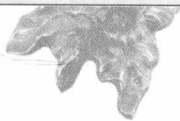
林奶奶

顺姐的「自由恋爱」

记杨必

纪念温德先生

《傅译传记五种》代序



杂忆与杂写

一九三三—一九九一

杨绛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杂忆与杂写：一九三三—一九九一 / 杨绛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4 (2015.6 重印)

ISBN 978-7-108-05174-5

I. ①杂… II. ①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9634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7.875

字 数 135 千字

印 数 08,001—13,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自序

我近来常想起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蓝德（W. S. LANDOR）的几行诗：

我双手烤着
 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因此我把抽屉里的稿子整理一下，汇成一集。

第一部分是怀人忆旧之作。怀念的人，从极亲到极疏；追忆的事，从感我至深到漠不关心。我怀念的人还很多，追忆的事也不少，所记零碎不全。除了特约的三篇，都是兴来便写，

不循先后。长长短短，共一十六篇，依写作年月为序。其中六篇曾在报刊发表。

第二部分从遗弃的旧稿里拾取。有些旧稿已遗忘多年，近被人发掘出三数篇，我又自动拣出几篇，修修改改，聊凑七篇，篇目依内容性质排列。

“楔子”原是小说的引端，既无下文，便成弃物。我把“楔子”系在末尾，表示此心不死，留着些有余不尽吧。

马文蔚同志为我细看全稿，提出中肯的意见。栾贵明同志不厌其烦地帮我整理。我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一九九一年五月

目 录

自序 1

第一部分 忆旧

老王（一九八四年三月） 3

林奶奶（一九八四年四月） 8

怀念石华父（一九八五年） 18

纪念温德先生（一九八七年一月） 22

第一次观礼

——旧事拾零（一九八八年三至四月） 27

大王庙（一九八八年八月） 32

客气的日本人（一九八八年八月） 37

“遇仙”记（一九八八年八月） 47

忆高崇熙先生

——旧事拾零（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 54

“吾先生”

——旧事拾零（一九八八年九月二日） 58

闯祸的边缘

——旧事拾零（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 61

花儿（一九八八年九月） 65

控诉大会（一九八八年九月） 73

黑皮阿二（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79

赵佩荣与强英雄（一九九〇年六月） 81

阿福和阿灵（一九九〇年六月） 85

记杨必（一九九〇年六月） 91

车过古战场

——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一九九一年一月） 108

顺姐的“自由恋爱”（一九九一年一月） 114

小吹牛（一九九一年三月） 134

一块陨石（一九九一年三月） 138

第一次下乡（一九九一年四月） 140

第二部分 拾遗

收脚印（一九三三年） 173

- 阴（一九三六年） 177
- 流浪儿（四十年代） 179
- 风（四十年代） 182
- 喝茶（四十年代） 185
- 听话的艺术（四十年代） 188
- 窗帘（四十年代） 194
- 《傅译传记五种》代序（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197
- “天上一日，人间一年”
——在塞万提斯纪念会上的发言（一九八二年四月） 210
- 读《柯灵选集》（一九八四年七月） 216
- 塞万提斯的戏言
——为塞万提斯铜像揭幕而作（一九八六年十月） 219
- 《洗澡》前言（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223
- 孝顺的厨子
——《堂吉河德》台湾版译者前言（约一九八八年） 225
- 兰姆谈莎士比亚悲剧（一九八九年三月） 227
- 读书苦乐（一九八九年） 231
- 《堂吉河德》译余琐掇 235
- 出版说明 243

第一
部分
忆
旧

老 王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登，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登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他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不仅老，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

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胡同口登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登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

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

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象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琢磨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一九八四年三月

林奶奶

林奶奶小我三岁，今年七十。十七年前，“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她忽到我家敲门，问我用不用人。我说：“不请人了，家务事自己都能干。”她叹气说：“您自己都能，可我们吃什么饭呀？”她介绍自己是“给家家儿洗衣服的”。我就请她每星期来洗一次衣服。据我后来知道，她的“家家儿”包括很多人家。当时大家对保姆有戒心。有人只为保姆的一张大字报就给揪出来扫街的。林奶奶大咧咧的不理红卫兵的茬儿。她不肯胡说东家的坏话，大嚷“那哪儿成！我不能瞎说呀！”许多人不敢找保姆，就请林奶奶去做零工。

我问林奶奶：“干吗帮那么多人家？集中两三家，活儿不轻省些吗？”她说做零工“活着些”。这就是说：自由些，或主动些；干活儿瞧她高兴，不合意可以不干。比如说吧，某太

太特难伺候，林奶奶白卖力气不讨好，反招了一顿没趣，气得她当场左右开弓，打了自己两个嘴巴子。这倒像旧式妇女不能打妯娌的孩子的屁股，就打自己孩子的屁股。不过林奶奶却是认真责怪自己。据说那位太太曾在林奶奶干活儿的时候，把钟拨慢“十好几分钟”（林奶奶是论時計工资的），和这种太太打什么交道呢！林奶奶和另一位太太也闹过别扭。她在那家院子里洗衣服。雨后满院积水。那家的孩子故意把污水往林奶奶身上溅。孩子的妈正在院子里站着，林奶奶跑去告状，那位太太不耐烦，一扭脖子说：“活该！”气得林奶奶蹲下身掬起污水就往那位太太身上泼。我听了忍不住笑说：“活该了！”不过林奶奶既然干了那一行，委屈是家常便饭，她一般是吃在肚里就罢了，并不随便告诉人。她有原则：不搬嘴弄舌。

她倒是不怕没主顾，因为她干活儿认真，衣服洗得干净；如果经手买什么东西，分文也不肯占人家的便宜。也许她称得上“清介”、“耿直”等美名，不过这种辞儿一般不用在渺小的人物身上。人家只说她“人靠得住，脾气可倔”。

她为了自卫，有时候像好斗的公鸡。一次我偶在胡同里碰见她端着一只空碗去打醋，我们俩就说着话同走。忽有个小学生闯过，把她的碗撞落地下，砸了。林奶奶一把揪住那孩子破